

陳引馳 / 編

梁啟超



Zishu Yu Yinxiang Liang Qichao
Chen Yinchu Bian
Shanghai Sanlian Shidian

自述与印象：

陈引驰 / 编

梁 启 超

上海三联书店

梁启超

编 者/陈引驰

责任编辑/蒋安立

装帧设计/范峤青

责任制作/沈 鹰

责任校对/辛 然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020)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

发 行/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制 版/上海群众印刷厂照排分厂

印 刷/上海市印刷十一厂

版 次/1997年11月第1版

印 次/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960 1/32

字 数/140千字

印 张/6.5

印 数/1—8000

ISBN7-5426-1004-X

G·243 定价 9.10 元

总 序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精神，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人物。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有的时代之精神、之人物，能够穿越历史的尘雾，不断引发后人对他们的关注和思考；而有的时代，如果不是历史学家去谈论它们，时隔数年之后，普通人大概再也不会记住它们。

“五四”前后的中国，是个需要思想巨人并产生了思想巨人的时代，它对现代中国思想学术的影响，时至今日也不见消弭。当我们提到世纪初的中国学术文化，我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提到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陈独秀、胡适这一连串的文化人物的名字，我们也总会联想到那股荡漾于学人之间的自由争辩的学风，及富有个性色彩的学人丰采。感受现实，那种仰慕历史伟大人物的心绪更无法抑制。

当然，伴随历史时代和历史人物行进的历史本身，是复杂多样的，包括对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历史记录，也各有不同。历史并不永远是阳光明媚，我

们看到,那些历史人物更多的是在艰难和坎坷中穿行。评说不一,本来就是历史人物的存在方式。当他们置身历史事件的中心位置,也就给人们提供了从不同视角观察和评述他们的机会。等到争辩不再环绕那些历史人物,那便是英雄末路、斗转星移的时际,也就是历史人物的历史使命及扮演的历史角色告终之期。记录历史,理所当然地应记录历史的方方面面。正是本着这样的想法,我们编选了这套学人“自述与印象”书系,让历史人物自己,以及与之有过直接交往的亲友、同道和学生,来评说历史人物。限于篇幅,我们不能收录更多的文章,但我们相信,通过这每本十多万字的文字记录,每本书所涉及的历史人物的生平及精神面貌,基本还是呈现出来,而这正是我们期盼的。愿后来者能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

杨 扬

1997年5月于沪上

目 录

三才自述 附:我之为童子时·····	梁启超 (1)
清代学术概论(节录) ·····	梁启超 (10)
梁先生北海谈话记(节录) ·····	周传儒 吴其昌 (18)
梁任公先生传 ·····	刘盼遂 (26)
梁启超(节录) ·····	吴其昌 (30)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 ·····	陈寅恪 (50)
梁任公先生 ·····	郑振铎 (53)
梁启超传 ·····	钱基博 (96)
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 ·····	谢国桢 (140)
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 ·····	梁思成 (152)
病床日记 ·····	梁仲策 (155)
纪念梁任公先生 ·····	梁漱溟 (158)
回忆梁启超先生 ·····	周传儒 (168)
忆清华国学研究院 ·····	姜亮夫 (182)
梁任公先生印象记 ·····	梁容若 (189)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	梁实秋 (199)

三十自述

梁启超

“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此余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在日本东海道汽车中所作，三十初度口占十首之一也。人海奔走，年光蹉跎，所志所事，百未一就，揽镜据鞍，能无悲慚！肇一既结集其文，复欲为作小传，余谢之曰：“若某之行谊经历，曾何足有记载之一值？若必不获已者，则人知我，何如我之自知。吾死友谭浏阳曾作《三十自述》，吾毋宁效颦焉。”作《三十自述》。

余乡入也，于赤县神州有当秦、汉之交，屹然独立群雄之表数千年，用其地与其人，称蛮夷大长，留英雄之名誉于历史上之一省。于其省也，有当宋、元之交，我黄帝子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自沉崖山，留悲愤之纪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之故乡也。乡名熊子，距崖山七里强，当西江入南海交

自述与印象：梁启超

汇之冲；其江口列岛七，而熊子宅其中央。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会，定居焉，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顾闻父老口碑所述，吾大王父最富于阴德，力耕所获，一粟一帛，辄以分惠诸族党之无告者。王父讳维清，字镜泉，为郡生员，例选广文，不就。王母氏黎。父名宝瑛，字莲涧，夙教授于乡里。母氏赵。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生一月而王母黎卒，逮事王父者十九年。王父及见之孙八人，而爱余尤甚。三岁仲弟启勋生。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嫌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至今诵

此语不敢忘。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十五岁，母赵恭人见背，以四弟之产难也。余方游学省会，而时无轮船，奔丧归乡，已不获亲含殓。终天之恨，莫此为甚！时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己丑年十七，举于乡。主考为李尚书端棻，王镇江仁堪。年十八计偕入京师，父以其稚也，挈与偕行。李公以其妹许字焉。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诂，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自述与印象·梁启超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时方著《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学伪经考》，从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从事分纂。日课则《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而草堂颇有藏书，得恣涉猎，学稍进矣。其年始交康幼博。十月，入京师，结婚李氏。明年壬辰，年二十，王父弃养。自是学于草堂者凡三年。

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师，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六月，日本战事起。惋惜时局，时有所吐露。人微言轻，莫之闻也。顾益读译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明年乙未，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其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发起之者，为南海先生，赞之者为郎中陈炽、郎中沈曾植、编修张孝谦、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等，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不三月，为言官所劾，会封禁。而余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餘日尽浏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其年始交谭复生、杨叔峤、吴季清、铁樵子发父子。

京师之开强学会也，上海亦踵起。京师会禁，上海会

废。而黄公度倡议续其馀绪，开一报馆，以书见招。三月去京师，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时务报》开，余专任撰述之役。报馆生涯自兹始。著《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书。其冬公度简出使德国大臣，奏请偕行。会公度使事辍，不果。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复奏派为参赞，力辞之，伍固请，许以来年往，既而终辞，专任报事。丁酉四月，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怀，连衔奏保，有旨交铁路大臣差遣，余不之知也。既而以札来，粘奏折上谕焉，以不愿被人差遣辞之。张之洞屡招邀，欲致之幕府，固辞。时谭复生宦隐金陵，闻月至上海，相过从，连舆接席。复生著《仁学》，每成一篇，辄相商榷。相与治佛学，复生所以砥砺之者良厚。十月湖南陈中丞宝箴、江督学标，聘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就之。时公度官湖南按察使，复生亦归湘助乡治，湘中同志称极盛。未岁，德国割据胶州湾事起，瓜分之忧，震动全国。而湖南始创南学会，将以为地方自治之基础。余颇有所赞助，而时务学堂于精神教育，亦一致意焉。其年始交刘裴村、林瞰谷、唐绂丞，及时务学堂诸生李虎村、林述唐、田均一、蔡树珊等。

明年戊戌，年二十六。春大病几死，出就医上海。既痊，乃入京师。南海先生方开保国会，余多所赞助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之荐，总理衙门再荐，被召见，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时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听谏行。复生、瞰谷、叔峤、裴村，以京卿

自述与印象：梁启超

参预新政，余亦从诸君子之后，黽勉尽瘁。八月政变，君子为国流血。南海以英人仗义出险，余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去国以来，忽忽四年矣。

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己亥七月，复与滨人共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以为内地留学生预备科之用，即今之清华学校是也。其年美洲商界同志，始有中国维新会之设，由南海先生所鼓舞也。冬间美洲人招往游，应之。以十一月首途，道出夏威夷岛。其地华商二万余人。相繁留，因暂住焉。创夏威夷维新会。适以治疫故，航路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至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义和团变已大起。内地消息，风声鹤唳，一日百变。已而屡得内地函电，促归国，遂回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闻北京失守之报。七月急归沪，方思有所效。抵沪之翌日，而汉口难作，唐、林、李、蔡、黎、傅诸烈，先后就义，公私皆不获有所救。留沪十日，遂去。适香港。既而渡南洋，谒南海。遂道印度，游澳洲。应彼中维新会之招也。居澳半年，由西而东，环洲历一周而还。辛丑四月复至日本。

尔来蛰居东国，忽又岁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惭悚。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

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惟于今春为《新民丛报》，冬间复创刊《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道铎之一助。呜呼！国家多难，岁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韩孔广诗云：“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呜呼！笔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后所以报国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尝不惊心动魄，抑塞而谁语也！

孔子纪元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壬寅十一月任公自述。

附：我之为童子时

我所爱之童子乎，汝若不知我为谁，问汝先生及汝父兄，或能告汝。汝欲听我为童子时之故事乎？我大半忘记，所记一二，请以语汝。

我为童子时，未有学校也。我初认字，则我母教我。直至十岁，皆受学于我祖父。我父我祖父母及我父母皆钟爱我，并责骂且甚少，何论鞭撻。然我亦尝受鞭三次，至今犹历历可记。汝等愿闻此老受鞭之故乎？

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话，斯不饶恕。我六岁时，不记因何事，忽说谎一句。所说云何，亦已忘却。但记不久即为我母发觉。时我父方在省城应试也。晚饭后，我母传我至卧房，严加盘诘。我一入房，已惊骇不知所措。盖我母温良之德，全乡皆知。我有生以来，只见我母终日含笑，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凡不复认识

自述与印象·梁启超

为吾母矣。我母命我跪下受考问，我若矢口自承其罪，则此鞭或遂逃却，亦未可知。无奈我忽睹母威，仓皇失措，妄思欺饰以弭母怒。汝等试思母已知我犯罪，然后发怒；岂复可欺饰者？当时我以童子无识，出此下策，一何可笑。汝等勿笑，可怜我稚嫩温泽之躯，自出胎以来，未尝经一次苦楚，当时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我母当时教我之言甚多，我亦不必一一为汝等告，但记有数语云：“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汝等试思，我母之言，得毋太过否？偶然说句谎话，何至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为之事，而我为之，畏人之责其不应为而为也，则谎言吾未尝为，或者有必应为之事，而不为，畏人之责其应为而不为也，则谎言吾已为之。夫不应为而为，应为而不为，已成罪过矣。若已不知其为罪过，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则改焉而不复如此矣。今说谎者，则明知其为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汝等试思此为名言否耶？最可怜者，我伯姊陪我长跪半宵，犹复独哭一夜。伯姊何为哭？惧我父知之，我所受鞭扑更甚于今夕也。虽然，我伯姊之惧徒惧矣，我母爱我

三十自述

甚，且察我已能受教，遂未尝为我父言也。呜呼！吾母弃养将三十年矣，吾姊即世亦且十年。吾述此事，吾涕沾纸矣。汝等有母之人，须知天下爱我者，无过于母。而母之教训，实不易多得。长大而思母训，恐母不我待矣。

清代学术概论(节录)

梁启超

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启超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治戴、段、王之学。千秋所以辅益之者良厚。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二人者学数月，则以其所闻昌言于学海堂，大诋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辩诘无虚日。有为不轻以所学授人。草堂常课，除《公羊传》外，则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朱子语类》等，又时时习古礼。千秋、启超弗嗜也，则相与治周秦诸子及佛典，亦涉猎清儒经济书及译本西籍，皆就有为决疑滞。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义”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然不能禁也。又二年，而千秋卒（年二十二），启超益独力自

清代学术概论(节录)

任。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嫌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诛责“民贼”、“独夫”、“善战服上刑”、“授田制产”诸义，谓为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其后启超亡命日本，曾佑赠以诗，中有句曰：“……冥冥兰陵（荀卿）门，万鬼头如蚁，质多（魔鬼）举只手，阳乌为之死。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此可想见当时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

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敝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已而嗣同与黄遵宪、熊希龄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毛、蔡锷称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